

思想以知识为根

□ 商志晓

思想是一个体系，是知识、方法、价值的统一体。其中，知识既是思想的基础构件，亦是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在思想统一体中，知识起着为思想奠基、为思想筑底的重要作用，知识可谓是思想之根。

何为知识呢？一般说来，知识是关于客观事物与对象性存在的认知成果，具有确定性、可靠性而被人们普遍认同。作为对事物性状及其关系的准确把握，知识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和累积，成为人类具有广泛共识性的认识。“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 and 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而“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关于认识的任务、知识的来源、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阐述，揭示了有关知识的一些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

关于知识本身及如何获得、知识是否可靠等相关话题，人类的思考可谓由来已久，且论调纷呈、见仁见智。但凡说到知识，人们多是 from 柏拉图的认识论谈起，从其《泰阿泰德篇》关于“知识是得到论证的真的信念”定义开发，确认“知识就是感知”“知识是正确的观点”等。但柏拉图因把“知识”（有关恒常物态的、能够固定和肯定下来的理念）与“意见”（对于变换不居、流动行进的事物的看法）区别开来，亦引发了日后知识学观点上的诸多争议。到近代，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命题，在主观理性主义立场上建立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知识论；康德则认为，人们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物自身，“只能按照物所表现给我们那样，而不按照物本身那样来认识它”。对知识问题的持续关注与不懈探求，推动着人类对自身获取知识的

可能性、获取知识的方式与途径、已获得的知识的确定性与真理性、知识中的实在性与主体性问题，不断去拓展思维并深化思考。

如果说西方学术主要侧重于探寻有关外部自然世界的科学知识、因果知识的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观则呈现出与之有所差异的秉性。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乏对客观知识的关注，如子思“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言，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之论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更关注与人密切相关的礼教知识，更注重关涉主体修行的伦理知识，像爱之仁、正之义、君之礼、哲思智、情同信“五常”，如温、良、恭、俭、让“五德”等，均意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鉴于此，张载区别“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大抵界说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观的概况；朱熹所论“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亦触及了中国古代关于知识要素构成的理解。

对知识内涵要义的简要揭示，对中西知识观念不同倾向的大致说明，有助于我们确认并达成这样的认识。其一，知识源自并指向对象性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是外部世界因果关系和运行轨迹的观念呈现，其内容是客观的、确定的，人类由以构建起来的知识世界既关联于“我”又独立于“我”。其二，知识的内容及所涉猎的领域，不限于关于外部自然世界的科学知识、因果知识，必然包括涉及人、际活动领域的社会知识、人文知识；知识不囿于对自然奥妙的探寻和追问，亦须求取有关社会发展、人类生活之确定性与合理性的把握。其三，思想体系中的知识固然与思想的视界与侧重有关，但就基准向度及容纳需求而言，务必是：博采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于一体，展现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之合力，融会“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之优长；而尤以关注人类生活为本分，以促进社会发展为职

守，以推动文明进步为使命。

进入到思想体系之中，作为其基础构件和主体内容的知识，又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知识发挥着将思想与其根须深植的土壤紧密联结并由以固本续脉的作用。以对认识对象的客观描述和准确把握，知识因其内容的客观性而与外在世界紧密相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知识的客观性内蕴着知识的绝对性，知识的客观性、绝对性则使知识与外在世界趋向同一。而思想根须深植的土壤是在客观对象那里，在思想走向体系化的过程中，思想与客观对象却是渐行渐远。要确保思想的根须始终植于大地土壤之中，并从中不间断地获得基础养料，必然依靠知识及知识的联通作用。作为思想中的基础内容，知识在客观上被赋予一种“中介”职能，将“思想之花”与客观对象接合起来，使主体观念与现实存在得以“牵手”。这时的知识，虽身在思想体系之中，一只手却伸到思想之外，抓牢了客观对象的衣襟，维系着自己的“母体”（思想体系）与更为宽阔宏大的思想的“母体”（客观对象）的血脉联系，以一己之力担负起为思想“母体”固本续脉的责任。

其次，知识发挥着确认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并使之得以承载起应有功能的作用。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固然由思想体系与认识对象的内在契合来确认，实质上却主要是由思想中的知识成果能够准确反映客观世界为依归。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知识被称为“真知”，既包括由千万人践行、具有共识性的“常识”（如形而下的性状描述），也涵纳被充

分验证过、确认无误的“道理”（如形而上的本质揭示）。在培根看来，“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正是因为知识的客观性、准确性，缘于知识出自实践并合于实际，思想才被注入充足的科学特征与真理属性，思想才得以名正言顺地宣称自己的价值、意义，得以信心十足地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以及权威性，在思想内部是由知识来确认与支撑的。

再次，知识发挥着助力思想健康成长并使之续进生成“方法”、确立“价值”的作用。不能设想，没有知识内容的思想能够生存、能有作为。但思想基于知识却不限于知识，思想包含知识的内容却不归结为一个知识体系。如果思想只是知识的集合体，那就降低了思想的层级和品质，使之类同于几何学、植物学、社会分层理论等。思想不能以拥有知识为满足，思想既要容纳知识、尊重知识，更要运用知识、发挥好知识的力量，向建构“方法”、提供指导前行，向明晰“价值”、坚定信念进发。在这一进路追求中，知识不仅不能也不会缺席，而且要发挥助力续进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自我提升与自我实现。思想在生成“方法”、确立“价值”的道路上，必须以知识作为坚固支撑并从中汲取力量。当知识、方法、价值不断完善并趋向合一时，思想体系才真正达至成熟完备状态。

思想以知识为根，知识是思想的沃土。健全的思想凭依丰厚的知识，丰厚的知识为健全的思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路象北”：告诉我们什么

□ 白 鹭

今年4月以来，10多头原本栖息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野生亚洲象走出丛林，一路北上，迁移逾500公里，引发国内外一波“观象热潮”。

当地政府专门出动了由630名工作人员、106辆汽车和14架无人机组成的“大象护卫队”，配备了能够进行夜间观测的红外设备，跟踪象群动向，及时疏散居民。“人象平安”成为中国应对北迁亚洲象群的关键词。国内各大媒体及门户网站等以多形式、多角度立体报道了这一事件。不仅全程跟踪象群迁移轨迹，全景式记录大象“出走”经过，还捕捉了其间野象进城、营救落水幼象、象群集体午睡、小象撒娇等温馨、精彩特写，并针对观众、网友疑问建议，适时安排专家科普，围绕象群走出原因、去往何方、能否“劝返”等问题答疑解惑，科学引导舆论方向。媒体还关注云南修建“大象食堂”、修建高速公路时留出“野象通道”等，向世界展现我国近年生态保护的措施成效，展示了象群迁移沿途建设发展新气象。这些报道以英、法、西、日、俄、荷、葡、韩、阿等多种语言向世界滚动播出，引起各方关注热议。

国内媒体讲述“一路象北”的故事引发国际媒体竞相关注报道，一些电视台派出记者直接赴当地现场采访。美联社以“中国的漫步大象成了国际巨星”作为标题。《巴黎竞赛画报》报道称：大象们在路上集体睡觉的场景是“中国的美丽一幕”。这群明星们输出“成吨的可爱”，为世界带来温暖治愈的“象能



量”。英国BBC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象数量增长的地方之一”。《菲律宾星报》等则发表专栏文章，着重介绍近年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称赞中国为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作出了良好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从当年毛泽东给斯诺讲述“长征故事”，到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鼓岭故事”，再到今天我们向全世界讲述“一路象北”的故事，这些成功范例都告诉我们：学会讲故事、做好“巧传

播”是多么重要和有效！人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喜欢听故事是人的共性。生动感人的故事，往往能够潜移默化地增进人们对其蕴含的理念和主张的认同，进而提高讲述者的话语权。故事讲好了，中国形象自然立起来，中国声音就会亮起来。伟大的国家总有丰富的故事，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故事更加多彩。在对外传播中，无论是讲革命精神、家国情怀，还是讲人文友谊、生态文明，都可以用朴素自然、生动幽默、通俗易懂的语言，努力把故事讲得温暖、讲得精彩、讲得动

人。小故事、大视野、真情感、正能量，不仅能够唤起世心理和感情上的同鸣共振，更可以让外国自然获得对中国更加客观深入的全面认识，感知一个可爱可信、生动立体的中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理论传播征文选登

伴随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党的理论传播面对的整体环境、平台媒介、传播方式、话语体系等也正在发生新变化。立足新形势、新技术、新媒介，推进党的理论实现更广泛、更深入、更有效的传播，是开创新时代党的宣传理论工作新局面，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新形态

当前，我国媒体融合正在实现由过去的“+互联网”到今天的“互联网+”的转变升级，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价值正不断深入到传媒运作的各个环节和不同要素之中。较之于传统单一的传播模式，融媒体传播模式更具时效性、交互性、多维性等特点。融媒体传播模式拓展了传播渠道、丰富了终端类型、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受众不再是单向度、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根据自身需求作出个性化选择，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这就为党的理论传播提供了全时段、多维度、多元化的输出条件，拓展了理论传播的覆盖面，提升了理论传播的立体感和贴近感。面对融媒体时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要求我们科学理解和把握新传播格局下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适应理论传播的新形势和新需求。

一方面，坚持正面引导的基本原则不能变，对融媒体所涉的内容进行精准识别。加速形成资源更加集约、结构更加合理、类型更加多样、协同更加高效的传播体系。营造清朗气正的网络空间，使党的理论始终沿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传播。

另一方面，在“不变”中认识和把握“变”，即理论传播应因时而变、顺势而为，坚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把握受众的媒体选择新趋势，更好地把握好时效度之间的相互关系，顺势推动理论传播系统性创新；精准研判理论传播新现状，牢固树立理论传播新理念，构建理论传播新模式，积极探索理论传播新路径，使党的理论传播更具针对性、可行性和适用性。

新理念

在融媒体时代推进党的理论实现有效传播，首先就是要树立理论传播新理念，坚持做到“真”“实”“活”“新”。

做到“真”。全面深刻理解党的创新理论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既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重点，又精准传播党的声音；既注重把握理论的事实对象，又注重把握理论的价值对象，能够不跑调、不走音、不变声。

做到“实”。既在通俗易懂上求实，又在融入结合上求实，坚持内容“实”、话语“实”、情感“实”相统一。善于用老百姓听得清、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来阐释抽象的、深邃的理论内涵，用人们熟悉的典型案例来体现理论的精髓要义，做到受众在哪里，理论传播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进而使党的理论真正传播到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中去。

做到“活”。坚持把握时代脉搏与紧跟理论创新步伐相统一、互动式传播与可视化传播相结合，积极打造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理论传播平台。建立和完善互联互动机制，积极探索开设互动信箱、开通互动热线、开办互动论坛等创新性形式，让受众在深度参与中既能得到思想理论的熏陶，又能感受到参与理论传播的愉悦。

做到“新”。注重形式、手段、方法等各方面的创新，在对受众进行归类区分的基础上，根据用户需求精准投放理论信息。积极探索可视化、形象化的理论传播新形式，对理论内容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系统化呈现，不断提升理论传播的表现力和可视化效果，带给受众以全新的阅读收视体验。

新模式

面对融媒体时代带来的新形势、新机遇，只有积极适应各类传播媒体的新特点，才能加快构建理论传播新模式。

构建理论传播布局模式。注重党

融媒体时代 如何推进理论传播

□ 刘晓川

报、党刊等传统传播媒介的网络化、数字化建设，积极打造形态多样、技术领先，突显移动化、智能化、互动化的新型主流媒体。拓宽主流媒体的传播视野和传播领域，夯实全媒体理论传播的阵地根基。

构建理论传播覆盖模式。积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及时了解受众新变化、把握受众新诉求，注重提升农村偏远地区的网络化、数字化硬件建设水平，为扩大理论传播覆盖面提供基础保障和技术支撑。切实回应和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所困、所想、所盼，为理论入脑、入心创造有利条件。

构建理论传播治理模式。从网络化视野中科学分析和把握理论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将网络舆论引导与网络综合治理统筹起来，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方式综合运用相结合的网络治理格局。压实互联网监管主体责任，健全网上风险防范机制。积极拓展网络传播渠道的同时，充分尊重网民主体地位、注重发挥网民首创精神，加快构建支持网民有序参与网络治理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网络治理的有效性。

加快构建理论传播话语模式。受众是理论传播的接受者，理论传播话语方式只有被受众喜闻乐见，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善于运用富有时代感、亲近感、感染力的语言开展理论传播，既寓理于事，又就事论理，用最能体现理论精神实质的新理念、新话语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新范畴，推进党的理论贴近群众、直抵人心。

新路径

融媒体时代既为提升理论传播速度、广度和热度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也对创新完善理论传播方式、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优化内容供给。强化创新意识、坚持开放思维，加快推进理论传播内容的系统性创新，持续做好重大理论主题的传播策划，不断推出接地气、内涵多、形式新、质量优的理论传播成果。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培养和选拔一批理论素养高超、专业实践能力过硬、国际视野开阔、表达能力出色的业务骨干。

打造立体化理论传播通道。立足理论传播的目标任务，坚持资源整合与资源融合相统一，推动媒体、人才、技术等资源优势互补、集成创新。优化媒体传播的运营设计，推进传播形式多元运用、传播方式多维共享、传播平台集成运营，形成各类媒体互联互通互动的良好格局，充分发挥聚合传播效应，使党的理论实现全时、全速、全面传播。

〔作者系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基地研究员〕